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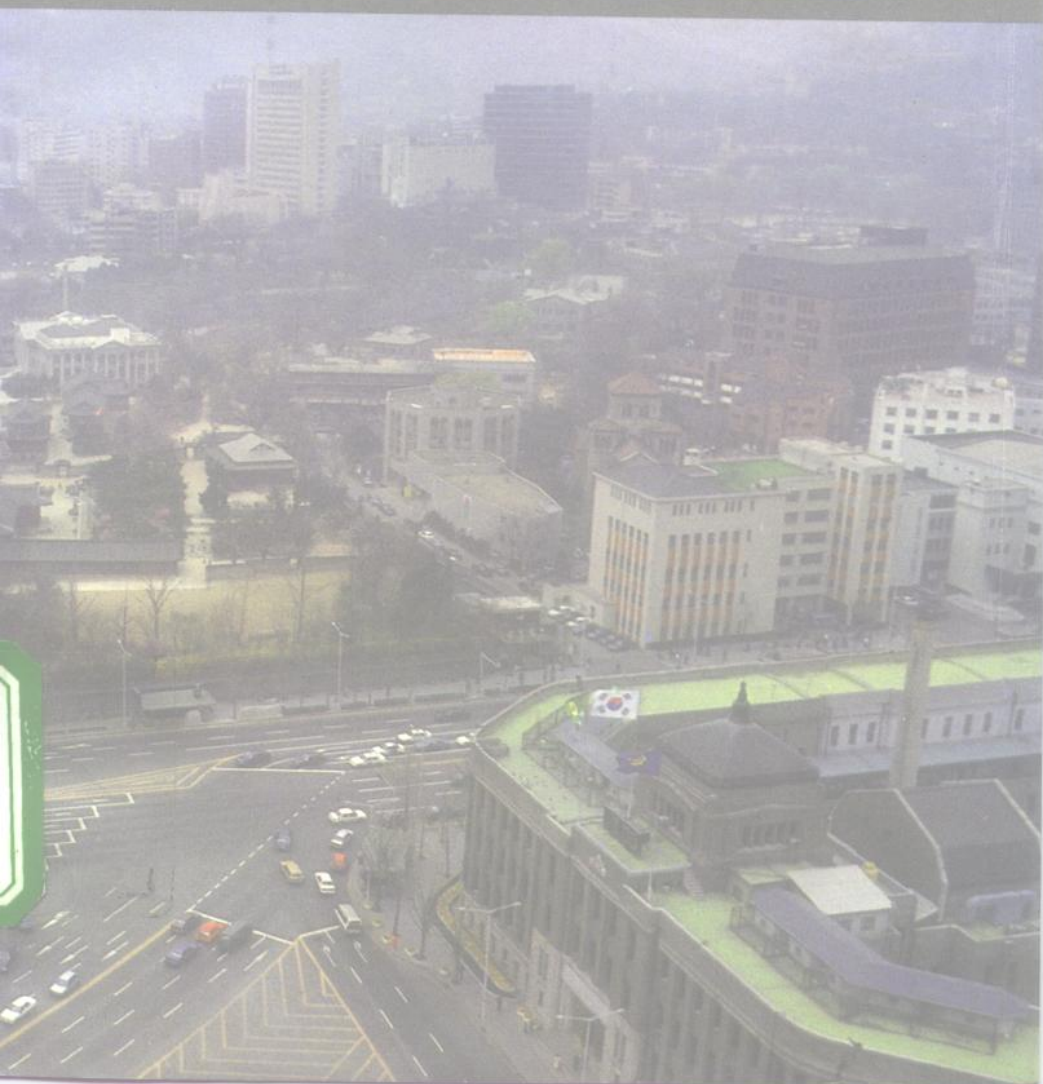
卓南生 著

汉城20年风云录

HAN CHENG

ER SHI NIAN FENG YUN LU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赵立新

封面设计 桑吉芳

汉城二十年风云录

卓南兰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印刷六厂印刷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39000
印数: 1—1000

ISBN 7-5426-0615-8/D·18

定价: 8.50 元

自序

20 余年前，当笔者初抵东京，和几位同学兴高采烈地用华语（普通话）交谈时，突然插进了一个粗暴的声音：“在日本就说日本话，别说朝鲜话！”当时我们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们谁也不懂朝鲜话。但仔细一想，我们即使说朝鲜话，又关那日本人何事。

不过，这个偶然的小事却引起了我对旅日朝鲜人在日本生活境况的关注。恰好当时我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就有不少来自韩国的留学生，通过和他们的接触和交往，使我对旅日朝鲜侨民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也使我对韩国的政治与外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3年8月，韩国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在东京被绑架回国，这事曾引起日本及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那时我刚回新加坡不久，任职于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作为社论委员和国际问题专栏作者，我不能不关注韩国的政局变化。

1979年10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到韩国和日本访问，我也以记者身份随团前往。然而，就在我们离开汉城后的第10天，青瓦台（总统府）发生一宗令人震惊的血案：铁腕统治韩国长达18年之久的一代强人朴正熙被其部下枪杀了。当时，我们还在回返新加坡的途中，笔者便写了一系列有关血案背景及分析韩国政局的文章。

1981年6月，笔者应韩国文化公报局之邀，前往汉城及釜山考察。在考察期间，我不但拜会了不少韩国各界的高层人士，而且还在当年留日的韩国老同学安排下，独家书面采访了当时的总统全斗焕。

1987年10月，我被《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派往东京担任首任特派员。主要任务是报道和分析东北亚的政治、外交、经济与社会动向，当然也包括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同年12月，韩国举行了16年来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为取得第一手材料，我在选举前夕赶到汉城进行采访。收录在本集子里的不少文章便是笔者当特派员时所写的急就章。

1989年4月，我离开报界，转至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任教。当时即有意将过去为报馆撰写的国际政治评论分别整理出版。现在，这本有关汉城政坛风云的小册子总算得以和读者见面。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曾发表在《星洲日报》，以及1983年3月该报与《南洋商报》合并后的《南洋·星洲联合早报》上。

朝鲜半岛形势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南北朝鲜领袖的接触活动日益频繁，汉城与平壤的对外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时局发展甚快，这本小集子或有昨日黄花之嫌，如果读者还能从中略为窥见韩国过去29年来政坛变化的大致轮廓，那就是笔者出版此书的最大心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册子之所以能在中国国内顺利出版，应感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助理樊勇明先生以及上海三联书店朋友们的大力协作，谨此致以谢意。

作者 1991年12月书于东京

目 录

自 序.....	1
一、朴正熙执政中期韩国政局	
联合国辩论朝鲜问题与南北谈判.....	1
从“金大中事件”看日韩关系.....	6
韩国禁止修宪运动.....	11
二、朴正熙遇刺事件带来的冲击	
疑云重重的青瓦台血案.....	16
青瓦台血案背景分析(上).....	20
青瓦台血案背景分析(下).....	23
民主·暴动·军法.....	28
三、全斗焕之上台与韩国动向	
第五共和国下韩国政治的新动向.....	34
书面访谈全斗焕.....	43
四、南北统一问题与外交战	
书面访谈李相玉.....	51
南北方的外交战.....	54

南北方统一问题的争论·····	56
金日成访问中国·····	58
朝鲜半岛统一的难题·····	60
韩国的“对北政策”面临考验·····	61
中韩展开体育外交·····	63

五、惊险的国际风云

韩机事件与国际政治·····	66
金日成遇刺虚构事件分析·····	71
政治谣言的出现与消失·····	71
汉城平壤谁得谁失·····	74
韩国国内的政治气候·····	78
朝鲜半岛形势不容乐观·····	81

六、变化多端的韩国政局

韩国在野党内讧与韩国政局·····	85
韩国政局令人忧虑·····	87
韩国政治僵局突破的背景与意义·····	88
“政治奇迹”与新政局·····	93

七、总统直接选举

在汉城看总统选举·····	98
选举前夕紧张空气·····	102
与《东亚日报》主笔一席谈·····	104
卢泰愚的鸽派姿态与成功之道·····	110
“两金”相争,熔于“一卢”·····	113

卢泰愚面临的挑战·····	118
---------------	-----

八、卢泰愚时代

韩国“第六共和国”的试金石·····	122
卢泰愚能否清算权威主义·····	122
如何实现“国民和谐”理想·····	125
美国经济压力与国内劳资纠纷·····	127
金泳三辞职闹剧·····	130
国会选举后的政局·····	135
如何突破包围网·····	138
全斗焕被迫串演“落乡”剧·····	141
日韩建交的背景与影响·····	146
韩国民自党学步派阀政治游戏·····	149

九、日韩关系及其他

“遗憾”乎？“道歉”乎——日韩两国所争何事·····	155
从“遗憾”到“痛惜”——日韩如何清理历史难题·····	160
卢泰愚访日后的“日韩关系”·····	164
卢泰愚访日后看日韩历史恩怨难题·····	167
苏韩建交声中平壤打出“日本牌”·····	171

十、中韩建交

中韩建交的背景和意义·····	176
附录：中韩两国建交联合公报·····	180
中韩关系大事表·····	182

一、朴正熙执政中期韩国政局

联合国辩论朝鲜问题与南北谈判

备受各方关注的“朝鲜问题”，已于 1973 年 11 月 14 日开始在联合国大会的政治委员会上，被正式提交讨论。这是自 1950 年朝鲜战争以来，联大针对有关问题进入正题讨论的首次，也是联合国史上朝鲜首次应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联大会议。

在已往的联大会议上，朝鲜问题虽然也常被列为例常重要议程，但往往在是否应无条件邀请朝鲜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的问题上触礁。加上亲朝鲜的委员国所提出的要求解散“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及撤除驻韩外国军队的提案一直都未被通过，联合国大会实际上并未进入讨论“朝鲜问题”之正题。到了 1971 年，鉴于南北朝鲜红十字会以及南北协商委员会已直接进行会谈，大会更索性决定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

朝鲜首次出席联大

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年5月才被打破。原来朝鲜在这期间，成功地获准加入联合国属下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朝鲜加入该组织，实际上等于它可以在联合国设置观察员办事处。这样一来，有关邀请朝鲜出席联大的问题，实际上已不再存有任何障碍。

朝鲜获准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充分说明该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外交上的胜利。到1973年9月1日为止，承认朝鲜的国家已增至57个。

面对这新的局面，韩国当局也在积极寻找对策。1973年6月23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在一篇题为“有关和平统一外交政策的特别声明”当中，提出了七项提案，其中心内容有下列三点：第一，在有助于缓和紧张关系，且不妨碍统一的前提下，并不反对朝鲜参加国际机构，也不反对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第二，基于互惠平等的原则，将开放门户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各种交流活动。第三，这些政策，只是在过渡期间为了达到统一的目标而采取的暂时措施，并不意味着韩国已经承认朝鲜这个国家的存在。

朴正熙的这些方案，有人认为是韩国作了让步。因为根据1948年12月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案，韩国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的政府”；也正因为如此，韩国一向也都以“正统”姿态出现。可是到了今天，汉城当局居然建议双方同时申请加入联合国，这说明汉城方面已不再坚持它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

对于朴正熙的呼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迅速表示反对。他指责这是一个旨在制造“两个朝鲜”的阴谋，并使分裂

的国土固定化。他认为南北朝鲜应在统一之后,以“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名义加入联合国。他同时还重申双方停止加强武装力量与军事竞争、撤退外国军队、缩小军队与军备、停止输入武器与缔结和平条约等5项提案。

两项议案针锋相对

南北方领袖较早时表明的这些态度,实际上可以说是成为两国代表在联大辩论的要纲。据外电报道,这次大会争辩的焦点是有关驻韩国联合国军队的去留以及南北方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早在两个月前,支持朝鲜的阿尔及利亚、中国、苏联等35个国家以及支持韩国的美、英、日、澳等26国,已分别提交两项议案。前者力促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及撤退所有的外国军队,后者则强调只要1953年停战协定获得遵守和保证,安理会将会将其责任转给南北方或者其盟国。

两项提案唯一共同之处是双方皆要求解散于1950年成立的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该委员会系根据联大决议案而宣告诞生,由7个国家组成,其中智利已于1970年1月退出。朝鲜一向都反对该委员会的存在,韩国这次赞同解散该委员会,也许是为了替南北方同时加入联合国铺路。

从大会最初几天的发言情况来看,朝鲜显然是处在主动地位。据合众社报道,朝鲜副外交部长李宗木在联大以朝鲜语发表其处女演说时,便一再强调外国军队与势力的干预系朝鲜半岛分裂的主要根源。他指出:“联合国必须促使外国军队撤退,因为外国军队是在联合国旗帜下出师的。”他

同时反对韩国和朝鲜分别加入联合国。在大约 1 个半小时的致辞中，李宗木给予美国与日本猛烈的抨击。

针对朝鲜代表的发言，韩国外交部长金溶植则以英语发言，表示驻扎在韩国的联合国军队去留问题一旦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将由有关国家与安理会协商决定。他同时还向朝鲜呼吁：“南北方同时加入联合国并不会妨碍今后的统一。北朝鲜的兄弟哟！让我们一起参加国际机构，为祖国作出贡献吧！”

从金外长相对温和的发言，再想到韩国红十字会以及南北协商委员会相继于 10 月 15 日呼吁朝鲜迅速恢复谈判，人们不难看出韩国的目的系为了制造和平气氛，开展和平攻势。韩国当局此时此刻特别需要这些气氛，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朝鲜在外交上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今年 9 月初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出席的 80 多个国家通过了全面支持朝鲜立场的决议案），韩国不得不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表现；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和朝鲜更加频繁的接触，酝酿和平统一的气氛，缓和目前国内风起云涌的倒朴运动。

和平统一成为泡影

人们都还记得，去年 1972 年 7 月 4 日当南北朝鲜发表共同声明，强调自主、和平统一与民族大团结三大原则时，曾经博得了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掌声。人们开始是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接着是为一个民族朝向统一而感到兴奋，最终又不得不为着残酷的现实而感到失望。

事实上，紧随着共同声明而到来的，并不是南北朝鲜离散家人的相聚，而是南北方宪法的修改。据报道，修改后的朝

鲜宪法大大地扩大了国家主席金日成的权限；至于韩国，则在所谓“十月维新”的名义下，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集于朴正熙一身。与此同时，韩国当局还颁布戒严令，限制反对党与民众政治活动的自由。

有人认为，这种修改宪法与加强国内统治的措施是为了应付今后南北交流活动而必须事先做好的准备工作。然而，实际上南北对话却从此而告中断。

首先，在双方红十字会代表谈判会议上，一开始便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针对有关协助离散家人的重聚问题，朝鲜首先提出要求韩国取消“反共法”与“国家保安法”，原因是这些法令将“阻碍南北之间的接触与往来”。韩国方面则认为这种主张已涉及政治问题，有违红十字会人道主义立场，因此予以拒绝。就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会议毫无进展。

谈判热诚降至冰点

到了1973年8月，韩国情报局涉嫌在东京绑架反对党领袖金大中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朝鲜便发表声明谴责韩国当局玩弄两面手法，并形容中央情报局长暨南北协商委员会韩国首席代表李厚洛为“民主主义的刽子手”、“和平统一的障碍物”与“丧失良心的叛徒”；声明还同时强调“神圣的民族统一问题”不能与如此之人物共同洽商。

第二天，李厚洛情报局长也代表韩国当局发表谈话，予以猛烈反击，并指责对方缺乏和谈诚意，违背“七·四共同声明”的精神。

经过这场互动肝火的激烈争论之后，老实说双方和谈的

热情早已降至冰点。

从“金大中事件”看日韩关系

在日韩两国之间引起轩然大波的“金大中事件”，好不容易在两国有影响力人物的幕后安排与推动下，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了。这次事件的简单三部曲是：(1)1973年10月25日，韩国当局宣布罢免驻日大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一名被日本警察当局鉴定为涉嫌绑架金大中的中心人物；(2)10月26日，韩国当局宣布解除对金大中的软禁；(3)11月2日，韩国总理金钟泌携带了朴正熙总统的亲笔信，前往东京拜会田中首相，并向日本表示歉意。与此同时，田中也托金钟泌携带一封亲笔信给朴正熙表示友好。这样，这幕前后历时三个多月，曾经一度引起日韩关系紧张的“007”式政治绑架剧，由汉城与东京当局草草宣布闭幕了。

然而，这场演出所牵涉人物之多，背景之复杂与影响之深巨，显然不是朴正熙与田中角荣两封信所能一笔勾消的，也不是金钟泌总理风尘仆仆，飞往东京叩头谢罪所能解决的。坚持这项超越国境的政治绑架案系“侵犯日本主权”的日本舆论界，在这之后差不多都一齐鸣起而攻之，认为距离问题真正解决还远。以这次事件为导火线，高举“要求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反对朴正熙独裁政权旗帜”的韩国知识分子、宗教家和学生，更不因有关当局宣布事件“了结”而缓和倒朴运动的情绪。

这里，即想追述“金大中事件”以后日韩两国处理有关案件的态度与演变过程，从而窥视日韩两国的密切关系。

日本舆论强调主权

朴正熙总统竞选的劲敌——韩国反对党领袖金大中，是于8月8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韩国情报机关人员从东京绑架回汉城的。这个举动马上引起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应，各方纷纷谴责“这是一项滔天罪行”，因为“它不仅剥夺了金大中的人权，也严重侵害了日本的主权”。有鉴于此，日本舆论界几乎一致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促使韩国当局毫无条件地把金大中送回日本。

针对东京的舆论，汉城当局一口咬定与这个事件毫不相干，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李厚洛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要KCIA(韩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成员被发现参与这个事件，我就负起全责。”然而，不管汉城当局怎样否认，李厚洛怎样申辩，都无法消除人们的疑虑。因为在朴正熙政府军事戒严令下，如果不是像KCIA那样严密而庞大的组织，是绝对无法将金大中从外国绑架回国的。

果然不久，一向以破获案件神速自负的日本警察当局终于宣布韩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金东云系绑架金大中的中心人物之一，证据是在肇事地点发现了他的指纹。对于日本警察当局的这项指控，汉城当局在未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再一次全面予以否认，并在实际行动上显示不愿意协助日本进行有关的调查。这一来等于给原本已愤怒异常的日本舆论界火上浇油，也使有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日本当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在舆论界的压力下，原本定于9月召开的“日韩定期部长会议”只好延期举行，而日本早先许下提供给韩国的经济援助也只好宣布暂时被冻结。可以说，日韩关系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

日韩关系陷入僵局

这种局面当然不是双方所希望的，其实，正如朝日新闻前驻汉城特派员猪狩章所分析的：在事件发生之后，田中政府便与汉城当局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伺候适当时机，统一双方看法，以免朴正熙被“将”入死角。这个结论只要我们看看田中政府针对“侵犯主权”的前后几种解释，便可获得佐证。

最初，当局面还未明朗化时，日本政府对于“侵犯主权”的看法是：“如果韩国官方人员有涉入的话，当然是属于侵犯主权。”然而，当一切证据足以说明金东云这位大使馆一等秘书系与绑架案有关时，当局则改变论调，认为问题关键要看金东云是否系接受韩国当局的指示，抑或纯为个人犯罪行为；倘若前者，可控之为“侵犯主权”，如系后者，则仅属“扰乱治安”。

日本当局这样躲躲闪闪地回答问题，明眼人不难看出其目的是不要得出韩国侵犯日本主权的结论。尤有甚者，作为嫌疑犯的金东云等大使馆职员，一个个地被调回国内。在韩国当局拒绝遣送这些人物到东京，以便日本警察当局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所谓是否“侵犯主权”的判断，就得完全依赖金东云本人或韩国当局单方面的说法了。

这种由嫌疑犯本身供认或判断自己是否有罪的处理方式是十分滑稽的。日本舆论界就曾经不止一次地以西德处理类似案件为例，要求日本当局采取同样措施。原来韩国情报部也曾经在西德干过同样的勾当，致使 17 名留德韩国学生突然相继神秘失踪。最初，韩国当局还企图抵赖，说这些学生系“自愿”归国，但在西德政府强烈抗议和恫言取消对韩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韩国当局只好把 17 名留学生送回德国。

针对舆论界的看法，日本外务省认为不管是从地理环境、经济关系和历史背景来看，日韩之间密切的程度，远非西德所能比拟，因此其处理手法也就不能像西德那么简单。

日韩经济一体化

外务省的这番谈话，多少透露了日本当局处理这次事件的一些准则。撇开日本曾经在朝鲜半岛进行了36年统治的历史与日韩地理接近不谈，战后日本经济力量大举进入韩国，其速度是惊人的。

战后日韩经济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始自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的签署。1969年年底，韩国政府颁布奖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新外资政策之后，日本在韩国投资的比重便有了改观。据日本“时事通信社”出版的《世界周报》透露，1973年上半年，日本在韩国投资的总额，占同期韩国外资投资总额的94%。此外，日本投资总额已达3亿5千万美元，远远超过美国1亿7千万美元，跃居韩国外资额之首位。

针对日韩经济关系，日本大众传播媒介喜用“日韩经济一体化”这句话来予以概括。亚洲问题评论家米谷健一郎便这样说过：“韩国早已被划入日本的经济圈。钢铁、石油工业、化学重工业，机械等工厂都设在韩国的南岸，从日本望过去，它不过是西日本工业地带的延长线罢了！”

汉城渴望日本经援

正因为如此，韩国的国家经济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得依赖日本的贷款。一位韩国财界要人便向日本记者指出：“日本停止经济援助，对于韩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项致命的打

击。这种状态如果持续下去是令人担忧的。”

当然，日本当局被迫冻结经援韩国的一部分款项与延迟召开“第七回日韩定期部长会议”，对于日本经济势力向韩国进军的速度也会有所阻碍。因此，从日本和韩国财界与官方主观愿望来说，“金大中事件”越早“收拾”越好。

于是，在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代表日本财界在韩国利益大人物们的斡旋下，解决“金大中事件”的方案出笼了，这便是本文一开始所指的“三部曲”。就在金钟泌总理回返汉城的同时，韩国总统府发言人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日韩部长会议”将于12月中旬召开，届时韩国当局将向日本要求贷款4.23亿美元。

然而，这个解决“金大中事件”三部曲，果真是完善的良方吗？那也不见得。因为：（1）韩国当局虽然罢免了金东云的官职，金钟泌总理也亲自访问东京表示歉意，但南韩自始至终并未承认“侵犯日本的主权”，日本当局也装聋作哑，好像若无其事，这无疑开了日本的国家主权可以任人糟蹋的先例，大大地损害了日本的尊严，也降低了田中内阁在国内外声望。（2）金大中在被“释放”后，并未被准释到日本“恢复原状”，而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出面办理了前往美国的手续。以日本在韩国势力之强大，却连金大中的这点基本人权也无法争取到，如果不是东京方面没有诚心争取的话，就不能不说是日本外交的一大失败。

可是日本外交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韩国当局的成功。实际上，这次事件已经大大地降低了韩国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大大地动摇了朴正熙政权在国内的根基。金钟泌总理为了日本的经援，而登门拜会田中，叩头谢罪，更使一般韩国人相信